

金田一探案集 13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丽丽 译

みつくびとう

# 三首塔



南海出版公司



肤色白皙，个子矮小，有些结巴。帽子软塌塌，和服皱巴巴，裙裤松松垮垮，木屐已磨秃，脚趾几乎露出短布袜，经常被警察误当成嫌疑犯。

不用卷尺，不用放大镜，破案只凭脑袋瓜。“你你你我我我……”，当他严重结巴，当他拼命挠鸟窝般的头发，一桩奇案便即将大白于天下。

金田一耕助，唯一能抗衡福尔摩斯的名侦探，就是他。



ISBN 978-7-5442-6641-3



9 787544 266413 >



定价：28.00元

金田一探案集

13

# 三首塔

〔日〕横沟正史 著

王丽丽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首塔 / [日] 横沟正史著; 王丽丽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9  
(横沟正史作品)  
ISBN 978-7-5442-6641-3

I. ①三… II. ①横…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376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09

MITSU KUBI TOU

by SEISHI YOKOMIZO

© Seishi YOKOMIZO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2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D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 三首塔

[日] 横沟正史 著

王丽丽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柳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641-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 序言

我终于抵达了可以远眺三首塔的黄昏岭。

时间如地名，恰逢傍晚，且阴云密布，隔着狭窄的盆地望见以浅灰色的森林与树丛为背景兀然耸立的三层宝塔时，我感慨万千，如老话所说，只觉如梦如幻。

啊，我们为了抵达这座塔，到底花费了多少天？而且在此期间，又有多少人血流成河？如此想来，我们仿佛是游过了一片血海，千辛万苦才走到了这里。

然而我知道，不，是本能地感觉到，这儿还不是终点站。三首塔不过是一个换乘地，以它的发现为转折点，恐怖的案件大概还会接二连三地持续下去。

许久，我茫然若失，凝视着那座不祥的塔投下的暗影，却又冷不丁地回过神来，转头望向立于一旁的男人。

这个男人似乎害怕被人看见，鸭舌帽压得几乎遮住了眼睛，下巴

深深地埋入外套立起的衣领内。然而，从帽檐下方射出的逼人视线却死死地盯着三首塔，仿佛要将其吞掉一般。那样的眼神中潜藏着深邃的执着，绝非我能相提并论。

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怕这个男人。他是个大恶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或许，到目前为止那一条条人命所流的血，也全归咎于他一手实施的勾当。

我对这个男人无比恐惧。

说不定我一直被蒙在鼓里。为满足自己的欲望，骗我这样区区一个女人，对他来说绝对易如反掌。实际上，我知道两三个被他欺骗、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后又如草芥般被丢弃的女人。

对这个男人而言，他需要我的时候，也许只限于那笔庞大的飞来横财进入我的口袋之前。一旦那笔财产顺顺利利地为我所有，他大概会巧妙地将其夺走，舍我而去。

不、不，舍我而去倒也罢了，恐怕他还想将我从这个世界上抹杀。

啊，太恐怖了！我怕，怕这个男人……

然而，即便如此，我的身体却无法从他身边离开。我的身体——肌肤的触感，无法忘却他强壮的臂膀传出的力量、拥抱，以及紧咬不放的粗暴的吻。他把我变成了那样的女人。

“亲爱的……”

男人依旧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三首塔，我把手轻轻放到他的手臂上。

“我们终于到了，对吧？”

“嗯，真是好不容易才到这三首塔啊。”

男人边说边向我转过头，眼睛里闪烁着近乎凶横残暴的欲望与执着。我禁不住瑟瑟发抖。

“怎么了，音祢？你怎么抖得那么厉害，觉得冷吗？”

“亲爱的。”

“嗯？”

“尽管我们找到了三首塔，但事情并不会就此画上句号吧？会不会还有可怕的事接踵而至……”

“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在明确决定你是那笔庞大遗产的继承人之前。”

遗产什么的无所谓，我更希望从这起恐怖事件的旋涡之中脱身。但是，全身而退也就意味着离开这个男人。他之所以紧抓着我不松手，不过是因为我的背后悬着那笔庞大财产的幻影。

我自幼便被人称作美人胚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被人赞为绝世美人。然而，我认识了这个男人。不管我如何花容月貌，假如我是个一文不名的女子，他绝对不会多看我一眼。

啊，为了不让这个男人从身边离开，我必须游过这片望不到边际的血海。

忽然，一阵强烈的激情风暴摇撼着我的体内。我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这个魁梧男人胸口的衣衫，发疯似的对他倾诉道：

“亲爱的，亲爱的，不要抛弃我啊！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抛弃我啊！要死一起死，下地狱也好，上天堂也罢，我们都在一起！别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与其被你抛弃，我宁愿死在你手中！”

“我不会抛弃你，不会抛弃你的。在定下你是遗产继承人之前，我绝对不会抛弃你。”

在定下我是遗产继承人之前？我的心头再度掠过一片恐惧不安的阴影。然而，我没有时间沉溺于这样的感情。男人冷不丁地用力抱住我，一把扯掉我脸上那副掩人耳目的太阳镜，扯咬般激烈地吮吸我的嘴唇。

就这样，我又一次在这个男人强壮结实的臂弯里，全身麻痹般陷入片刻的陶醉境界。

无论是正被警察通缉这让人不安的现实，还是可能埋伏于三首塔的无数未知的恐怖，通通被抛在了脑后……



## 第一章 伤心回忆

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

昭和三十年，也就是去年的春天，不谙世事的我刚从大学毕业，恭谨有礼地在家帮忙料理家事，可以说是个一心一意勤恳进行“新娘修行”的平凡女孩，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一个男人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东躲西藏，展开了一段惊险刺激的逃亡之旅……

面对这短短三个月以来天翻地覆的骤变，我禁不住茫然地重新审视自我。

究竟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我尝试着回想事情的来龙去脉。细说起来，得追溯到很久以前。

一切的一切，全部始于庆祝伯父六十大寿那晚发生的事。

这位伯父叫上杉诚也，是某私立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专门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尽管我从小一直喊他伯父，其实他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而是已经去世的母亲的姐夫。

我母亲兄弟姐妹三个。最大的和子嫁给了上杉伯父。在伯父的介

绍下，老二节子又嫁给了他的朋友、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宫本省三，生下了我。宫本音祢是我的本名。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猝然离世，因为肺炎日益加重，却正值战时，终究没能妥善救治。之后过了不到半年，父亲也撒手人寰。这显然是他思念母亲过度，整日长嗟短叹才弄垮了身体。父亲就是那样深爱着母亲。

转眼之间，我便接连失去了双亲。由于别无其他兄弟姐妹，我顿时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上杉伯父深感同情，收留了我。当时和子姨妈也健在。两人没有孩子，多次考虑认为我为养女。他们视我为己出，百般疼爱，我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长大成人。假如姨妈还活着，去年我大学毕业的同时，应该就作为伯父的养女迁入他家的户籍中了。

但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前年姨妈因乳腺癌去世了。而去年我又始料未及地遭遇了一场重大变故……自那至今，我便一直在鲜血淋漓的恐怖地狱里彷徨。

此事稍后再说，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与这个故事关系密切的两个人物。

前面也提到过，我母亲兄弟姊妹三个。年纪最小的是个男孩，叫佐竹建彦。在这个故事拉开帷幕的去年，他四十五岁。对我来说，他的身份是舅舅。

他毕业于某私立大学的经济学院，后供职于某贸易公司，头脑聪明，精明强干，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战时，独身的他被征召入伍。大概由于吃了很长时间苦头，昭和二十四年复员归来后，他变得与以前判若两人。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他复员后发现从前工作的贸易公司倒闭，工作没有了着落。更重要的，是他与战友合作，开始热衷于做黑市中间商，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经手的东西都是吗啡、走私手表之类，无不是铤而走险的买卖。如此一来，他人变了，眼神也变了。

“摇身一变”这个词，用来形容现在的建彦舅舅再合适不过了。

舅舅被征召入伍的时候，我不是十岁就是十一岁，父母也都健在。那时除了父母，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舅舅了。舅舅在学生时代是赛艇运动员，身强体壮，性格也豁达豪爽，经常“音祢”、“音祢”地喊我的名字，十分疼爱我。

每当看到舅舅变得那样冷漠，我就不由得憎恨战争。和子姨妈生前也对舅舅非常头疼，而且觉得在伯父面前颜面尽失。尽管是亲姐弟，舅舅偶尔来访，姨妈也强忍着内心的挣扎不给他好脸色看。

但要是为这点事就退缩，那可不是建彦舅舅了。

只要手头一紧，舅舅就会满不在乎地来缠着伯父要钱，并且满嘴都是不着边际的大话。听说他其实也挺能赚钱，但正所谓“不义之财攒不下”，他一有钱就勾搭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还去赌博，出手阔绰得很，总是这样挥霍一空。

然而，即便在姨妈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伯父似乎也没对这个不正经的舅舅表现出厌恶。

“不，他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本来头脑就聪明，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一味堕落下去。”

伯父总是这样安慰姨妈。建彦舅舅来了，伯父也绝对不会让他吃闭门羹，而是愉快地请他进门，微笑着听他漫无边际地乱吹牛皮。到最后，舅舅觑着脸开口要钱，伯父也丝毫没有不快之色，立即准备钱

给他。“心胸真是宽广啊。”目睹这一幕幕，我由衷地感谢他。

与故事关系比较密切的另外一个人物，是上杉伯父的姐姐。

这位阿姨名叫品子。这话不能声张，据说她从前在新桥做过艺伎。简而言之，上杉家没落后，她主动卖身做了艺伎，悉心培养唯一的弟弟。上杉伯父能有今天，全是她的功劳。所以对于伯父来说，她既是姐姐，也如父如母，恩重如山。因此，伯父非常重视她，她也一口一个“诚也”地唤着弟弟，对弟弟百般关心，旁人看了都羡慕不已。

品子阿姨原来在涩谷那边有一所房子，教人茶道和插花，加上伯父寄去的生活费，本可安度晚年。但由于去年和子姨妈病故，为了照顾伯父，品子阿姨便把涩谷的房子转手，搬进了位于麻布的上杉家。

不愧曾是新桥的名伎，品子阿姨不仅容貌出众，作为女人该具备的修养也样样精通。她比上杉伯父大六岁，今年按虚岁算六十八，但非常健康。头发倒是全白了，剪成了齐肩发，平时常穿带点茶色的和式披风，更衬出她的姣好身形，显得优雅脱俗，温柔娴熟。

我从小备受他们呵护，如今却与一个男人躲避着警察的视线亡命天涯。要是他们知道这一切，不知会多么悲伤。一想及此，我心里便感到刀剐似的阵阵剧痛。那么，我是如何落到这步田地的呢？接下来，就让我说一说事情的经过吧。

## 百亿元使者

去年的十月三日是上杉伯父的六十寿诞。

诸位朋友、知己、学生达成一致意见，从去年春天便开始多次商

议办个隆重的生日会，庆祝他步入花甲之年。

上杉伯父作为学者声名远播，创作了许多有关他的专业英国文学的珍贵著作，但他绝对不是个老窝在书房的人，交际相当广泛。尤其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戏剧，还亲自撰写历史剧及舞剧剧本，甚至几度公开上演，因此在歌舞伎演员和教授日本舞的师傅中间也有不少相识。除此以外，他还颇具政治手腕，在提携晚辈与门人上也不遗余力。因此，他交际的范围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圈子。

众人打心底想好好庆祝上杉伯父的花甲大寿，自夏末便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准备工作。到底会是个多么盛大的生日会呢？每个人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而，就在离十月三日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件万万想不到的关乎我命运的大事件。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是去年的九月十七日。我上完钢琴课回到家，只见大门前停着一辆高级轿车。伯父交友甚广，所以这种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也没在意是哪位客人，径自从便门进了屋。一进去，女佣阿茂立即迎了上来。

“您回来了，小姐。”

“我回来了。阿茂，有什么事吗？”

“嗯。老爷吩咐过，您回来就请您去会客室。”

“哎呀，是吗……但不是来客人了吗？”

“嗯。听说那位客人有事找您。”

“什么人？”

“好像是位律师，名片上写的是丸之内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律师？我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律师找我到底会有什么事呢？

“他长什么样？年纪大吗？”

“嗯……大概比老爷稍微年轻点吧。”

“哦，是吗。”

我正要迈步，阿茂在身后补充道：

“对了，池袋的老爷也在。”

池袋的老爷指的是建彦舅舅。他以位于池袋的那套相当高级的公寓为据点，过着放荡的生活。

“呀，是舅舅带那位律师来的喽？”

“不，不是的。池袋的老爷来的时候，那位律师已经来了。所以是老爷先见了律师，过了一会儿，才叫了老夫人和池袋的老爷来的。就是那时候，老爷交代如果您回来，就赶紧让您过去。”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不禁感到心跳加速，脸也红了。不会是来提亲的吧？

“哦，这样啊。那我马上去。”

说完我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稍微整理了一下装束，不至于让客人觉得失礼，然后敲响了会客室的门。

“谁啊？是音祢吗？”

询问的是上杉伯父。

“嗯，我回来了。不好意思，现在才回……”

“音祢呀，别道歉了，快进来。”

这声音来自被称作老夫人的品子阿姨，但不知为何听上去有些发颤。我感到胸口扑通扑通直跳，正要转动把手，建彦舅舅帮忙从里面打开了门。

“音祢，到这儿来。那位先生专程为你送来一个非常了不得的通知呢。你可别吓昏了哟，啊哈哈。”

不知为何，舅舅的口吻像是带着挖苦的意味。我惊讶地看向他，只见他俯视我的眼神里迸发出一股激烈的感情，但转瞬间便消失了。

我正扭扭捏捏手足无措，上杉伯父从对面递来了救命稻草。

“音祢，来这边。”

我趁机从建彦舅舅旁边溜过，走向伯父。在此期间，圆桌对面那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士一直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脸。他穿条纹裤子与黑色驼丝锦上衣，款式简单，却也属于礼服式样。

“这就是刚才跟您说的佐竹善吉的外曾孙女宫本音祢。音祢，这位是在丸之内拥有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黑川律师，今天特意为了你的事情而来。”

“哦。”

我不知该如何打招呼，只是默不作声地低着头。

“真是位不错的小姐。好了，请坐下来吧。我也不客气了。”

“嗯。”

等黑川律师落座，我也在伯父身旁坐了下来。品子阿姨从对面投来安慰般的眼神。在这莫名紧张的氛围中，我身体僵硬。

“黑川律师，是您先说呢，还是我先说？”

“呃，麻烦您先说下大致的情况吧……”

“好，那么就我先说。音祢。”

伯父的声音似乎也有点沙哑。

“你听说过佐竹善吉——也就是你的外曾祖父吗？”

“嗯，不过只听过名字……”

尽管这样回答，我依然摸不着头脑。刚才伯父介绍我的时候，就把外曾祖父的名字搬了出来。为什么这会儿需要提起早就不在人世的

外曾祖父呢？

“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他有个叫玄藏的弟弟？”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抬头望向伯父的脸。

玄藏是我母亲的叔公。姨妈与母亲好像一直很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平常谈起他的事情时，总是刻意压低声音，窃窃私语。

“呃，你听过吧？”

“嗯，听过两三次……但不知道是怎样的人。当然，他应该很早以前就去世了。”

“不，听说他现在还活着，接近百岁高龄了。而且他在美国发展得很成功，是个不得了的大富翁。他说想把财产留给你。”

“换算过来的话，差不多一百亿哦。啊哈哈。”

建彦舅舅伸着腿靠坐在长沙发上，使劲摇晃着近来愈发肥圆的肚子大笑道。

他们在说什么，有好一会儿我完全没明白过来。

## 千古奇闻

“哎呀，小姐大吃一惊也在所难免，但这绝对不是信口胡说。因为美国那边一家值得信赖的律师事务所联系过我们，而且他们决定近期派人过来。”

后来我才得知，黑川律师事务所专门和国外的律师交涉，处理专利等方面的事务，是一家非常高级的律师事务所。

尽管还没弄清状况，我却感觉一阵莫名的恐惧骤然逼近。



百亿元遗产的继承人？是我吗？如今我才终于明白了建彦舅舅那充满恶意的笑声意味着什么。

“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一时没太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叫玄藏的人如果还健在，为什么此前都没有写封信来呢？”

“呃，具体缘由我们也不清楚。那位大概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才刻意隐瞒自己尚存人世的事实吧。因为听说直到最近，他还自称陈和敬，坚称自己是中国人。”

“是不是背地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逃离日本的呢？音祢，你听说过这方面的情况吗？”

啊，应该是指那件事。尽管不确定说的到底是不是玄藏，佐竹家族里的确有个身负杀人嫌疑、至今下落不明的亲属，姨妈与母亲因此还吃了不少苦头。建彦舅舅应该也知道内情，可是……

“那个人怎么会说想把财产留给我呢？从亲缘关系来看，坐在这里的佐竹舅舅不是比我跟他更近些吗？”

“嗯，是的，小姐，所以才有个条件。”黑川律师眼角堆起皱纹，笑眯眯地说，“小姐，莫非您没听过高头俊作这个名字？”

“没有。他是什么人？”

“这个嘛……我不是很清楚，但听说他出生于昭和二年，活着的话今年应该二十九岁，当然是按虚岁算了。他跟小姐差五岁，而条件就是希望您跟他成亲。”

我陡然生出一种厌恶感。我也是人，并非没有贪念。然而，尽管看在金额的份儿上不能一概而论，可既然都掏出一百亿这种天文数字的巨款了，还附加那种苛刻条件，我简直感觉自己的人格被完全无视，心里自然不舒服。